東北抗日烈士傳

王亞編

大衆書店印行

编号 6
分类号 K18
顺序号

编号
分类号
顺序号 21

C.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敬獻此書于諸抗日救國烈士之靈前

目錄

序言……一
鄧鐵梅烈士傳略……一
吉鴻昌烈士傳略……六
安營長德馨烈士傳略……十四
吉林自衛軍左路總指揮烈士馮憲章傳略……十六
遼寧自衛軍司令李春潤烈士傳略……十七
孫永勤烈士傳（附宮有元李運貴及孫部殉國七百餘人事略）……十九
烈士于兆麟師長及副官恩章殉國紀略……二四
烈士王寶良營長及五百名烈士殉國紀略……三五
烈士張克巽營長及無名烈士二十餘人殉國紀略……三五
烈士杜國邦營長殉國紀略……三六
烈士聶新及吳超徽殉國紀略……三七
烈士王海山上尉及任長勝中尉殉國紀略……三七

曹司令兩臣烈士殉國紀略……三八
抗日救國的會長局長等十三烈士殉國紀略……三八
金伯陽烈士傳略……四一
烈士童長榮傳略……四二
張文偕烈士傳略……四四
李斗文烈士傳略……四六
饒河反日會追悼張李朴趙四烈士文……四八
胡澤民烈士傳略……五〇
黑省義軍首領張錫五烈士傳略……五〇
張海川烈士殉國記……五二
孫朝陽烈士傳略……五三
苗克秀烈士傳……五四
張祥烈士傳略……五八
于洪仁高德新烈士合傳……六〇
白殿貞烈士傳略……六二
白日青烈士傳略……六四
熱河救國軍第九師師長劉存起烈士殉國紀略……六五

老白鈞烈士傳略……六六
高興亞烈士傳（附毛長山，高慶餘，孫振書三烈士事略）……六八
通遼縣長徐漢臣烈士殉國紀略……六九
張文藻烈士傳略……七〇
烈士王耀中小傳……七一
烈士劉造綿小傳……七二
烈士葛副官趙連長合傳……七四
烈士杜希儉傳略……七五
烈士黃東平傳略……七五
老于烈士傳……七六
高文斌烈士傳……七八
田中林烈士傳……八一
車振升烈士傳……八三
陳秃子烈士傳……八五
余仁烈士傳略……八六
小孟烈士傳略……八七
于廣文烈士傳……八七

楊會俊烈士傳略……八八
萬明山烈士傳略……八九
高成章烈士傳略……九〇
周子歧烈士傳略……九〇
烈士老周小傳……九一
烈士李永大傳略……九二
李光及王毓民兩烈士傳略……九三
黃在清烈士傳略……九四
張維新烈士傳略……九五
李旋風烈士傳略……九六
老張烈士傳略……九七
烈女小姑娘傳略……九八
烈女林貞玉傳略……一〇〇
烈士李根芝傳略……一〇二
老朴烈士傳……一〇三
老李烈士傳……一〇四
老崔烈士傳……一〇六

李義山烈士傳……一〇七
宜紀勝烈士傳……一〇八
七烈士合傳……一一〇
延吉五烈士合傳……一一二
李恩榮烈士傳……一一四

附錄

東北四省四年來的反日遊擊戰爭……一一九
三年來東北義勇軍鬪爭的總檢閱……一二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言

東北淪亡，已逾四載，今華北之錦繡河山，一部份（冀察）事實上已經與東北遭受同一命運，一部分（魯晉等）正危在旦夕；此外「華南國」之呼聲，已由日寇漢奸呼出和發動，回憶故國，令人泣血髮指！

當「九一八」瀋變爆發時，南京高喊「鎮靜」和不抵抗，於是京北最高當局擁雄兵三十餘萬，飛機二百多架，有規模宏大爲全國之冠的瀋陽兵工廠，竟不發一彈，退兵關內，把整個東北奉送日人。

馬占山，李杜，王德林，蘇炳文等將軍，英勇抗日於吉黑，鄧鐵梅等烈士起義於遼寧，繼之東北各地同胞到處高舉義旗，組織義軍，奮勇殺敵。十九路軍及上海同胞抗日於上海，血戰月餘。長城抗日之血戰。吉鴻昌，馮玉祥，方振武等將軍張北抗日戰爭。方志敏等淮舟等紅軍將領率北上抗日先遣隊出發抗日。這些英勇戰爭，雖然都只是局部的非全國的先後爆發的抗日戰爭，但是已經表現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使日敵寒心喪胆，感覺莫大之困難。

若是全國各軍旅，全國各界同胞都一致齊心，奮起抗日。與日寇作長期的持久的血

戰，實不難打敗寇軍，收復失地。

繼「鎮靜」「鎮靜」之後，南京則空喊「長期抵抗」，「抵抗到底」，但是對于馬占山，李杜，王德林，蘇炳文等吉黑英勇抗日戰爭，則坐視而不給以救援，讓他們孤軍轉戰塞外，彈盡糧絕，不得不退兵蘇聯境內，對于十九路軍上海英勇抗日戰爭，南京徒托「長期抵抗」之空言，既不動員全國之師，以赴國難，復不給上海抗日戰爭以臺厘幫助，反採取失敗政策及中飽僑胞捐款以瓦解上海抗日戰爭。

不僅唯是，更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口號，與日賊締結塘沽協定，以結束華北抗日戰爭。對於吉馮方等將軍張北抗日戰，對方志敏葛淮舟等之北上抗日隊伍，南京更是變本加厲，在「中日滿親善」口號之下，認日賊爲父，認抗日軍隊爲仇人，與日軍共同夾攻抗日軍隊。

東北帶兵將軍，政府官僚，儘可投降日寇，認賊爲父，奴顏婢膝（如鄭孝胥，張景惠，熙洽等），或逃入關內，仍可封爲大官，擁兵自保（如張學良等），否則，亦可以爲擁資千萬之富翁。（當然的，這裏應當附帶說一句，日本得隴望蜀，華北，華中，華南，他都無所不要，到那時，再沒有一個關內可容逃遁將軍逃避了），惟有東北四千萬同胞，既不能降日，爲亡國之奴，又無處可逃，不得不成羣結隊，挺身抗日，英勇殺敵。于是救國軍，義勇軍，遊擊隊，東北人民革命軍等等到處風起雲湧，高舉抗日救國之義旗，殺得敵軍心胆俱寒。

南京由「鎮靜」而「長期抵抗」，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中日滿親善」，南京始終一貫澈頭澈尾實行投降日本出賣國家的政策。但是東北同胞實行月一政策，實行抗日不當亡國奴的政策。他們不分民族（漢人，蒙古人，韓粗人，滿人，朝鮮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階級（商家，地主，學生，工人，農民，兵士）不分信仰（佛教會等）不分黨派（共產黨或曾是國民黨員，國民黨等）等等，一致聯合，團結抗日。東北同胞只問其人是否抗日救國，不問其他一切。蓋他們很能深明大義，當了亡國奴，自己同胞應當一致對外，收復失地，否則，國難當頭，如仍存門戶派別之見，甚至煮豆燃箕，試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徒使外人齒笑而已。

尤其各種抗日義勇軍部隊，各救國軍，自衛軍，抗日軍，人民革命軍，義勇軍，山林隊，遊擊隊，佛教會，紅槍會，無極會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原始武裝組織等等，他們不分彼此，都聯合一氣，組織抗日聯軍，成立聯軍指揮部，結成共同作戰之協定，患難相救，拚命殺賊。

然而東北人民抗日運動能這樣堅持與發展，到現在仍方興未艾，平心論事，中國共產黨實起了重大的作用。日寇強佔東北後，張學良逃跑了，蔣介石南京政府則實行不抵抗主義。而且承迎日寇意旨，用各種方法破壞反日遊擊隊伍，或勦之投降，或騙之入關，而讓日寇繳械槍殺。但是共產黨則堅定的領導其在東北各地的黨部，派其黨員幹部深入到各城市企業中，農村中，軍隊中，義勇軍中，與東北同胞一起，號召他們，組織他

們，領導他們堅決抗日反「滿」，成立救國軍，義勇軍，遊擊隊，人民革命軍等進行抗日遊擊戰爭。從本書所載的犧牲烈士多爲共產黨員或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這一點看來，完全表明共產黨在東北抗日救國的英勇奮鬥精神，實爲吾人衷心所欽佩。

不僅共產黨在東北的部黨及該黨黨員有始有終的英勇的在東北進行抗日鬥爭，而且共產黨對於東北抗日運動的策略上的領導，亦十分正確。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共產黨即提出抗日反「滿」救國統一戰線的策略。號召一切救國軍，義勇軍，山林隊，遊擊隊，人民革命軍，紅槍會，無極會等等，成立抗日聯軍，號召一切抗日不願意當亡國奴的黨派，社會團體及個人，都聯合一致共同抗日反「滿」救國。就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及東北共產黨地方黨部發起，提倡及組織之下，首先在東邊道間島等以楊靖宇，王德泰，趙尙志，周保中，李延祿，吳義成，孔憲榮，謝文東，李華堂，夏雲傑等志士所率領的抗日軍隊爲中心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加入抗日聯軍的各種部隊彼此多有聯絡。由此可見，東北抗日反「滿」遊擊戰爭，不但未爲日寇所消滅，且日在蓬勃發展中，這是由於（一）東北抗日隊伍英勇艱苦奮鬥的結果，（二）東北同胞對日遊擊隊運動熱烈擁護的結果，（三）東北同胞誠意接受並實行共產黨中央的抗日反「滿」救國的統一戰線的結果。

東北無數抗日反「滿」救國烈士的流血犧牲的寶貴經驗告訴我們，他們在天之靈亦必在大聲疾呼的告訴全國四萬萬同胞說，「要救中國，只有團結全民抗日統一戰線，聯合共產黨等一切願意救國的黨派，才有可能」。

全國同胞，除漢奸國賊滾入日寇的反共戰線裏去外，一定能够接受東北諸烈士的教訓，與共產黨等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各黨派，實行全民族抗日戰線，以挽救我大中華民國於危亡。

自「九一八」以迄今日，東北之救國軍，自衛軍，抗日軍，人民革命軍，義勇軍，遊擊隊，紅槍會，無極會及其他各種各色抗日救國部隊，與日賊作衝鋒陷陣之血戰，大小何只千次萬次！在這四年多血戰中，不知道經歷了多少困苦艱難，不知道犧牲了多少抗日英雄，救國志士！他們都是爲中國民族國家而英勇，壯烈，慘酷的犧牲了。他們都是中國現在的岳飛，文天祥！都是中國民族的正氣和精華！

當此國難日深，國亡無日之際，編者從許多朋友方面以及朋友之朋友方面，得到東北許多抗日救國烈士之英勇死難事蹟，爲贊揚這許多現代岳飛，文天祥之事蹟起見，爲鼓勵現在東北正在繼續抗日救國之成千成萬志士起見，爲鼓勵關內關外以及海外同胞繼續奮起抗日救國起見，特將所收集之東北抗日救國烈士傳記，彙集成編，題名曰東北抗日救國烈士傳，以饷讀者。不僅是表彰諸烈士之豐功偉績，潛德幽光，也是爲堅頑立懦振聵發聾之一助也。不過我有幾點要向我海內外仁人君子之讀者聲明：

（一）本東北抗日烈士傳，只限於東北死難英雄，及在東北附近，如長城抗日戰爭所犧牲之烈士，至於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所犧牲的，以及全國各地方

爲抗日而死的如史燦堂，潘洪生，史量才，方志敏等等，編者也預備繼續另編專冊。希望國內外同胞們，惠賜諸烈士之傳記史料。

（二）　然而即在東北抗日救國戰爭中所犧牲之烈士，何只千萬，但鄙人交遊不廣，見聞有限，收集之烈士事蹟，深信未及千之一。就以所收集者而論，仍甚簡略。長城抗日戰，以及張北抗日戰所犧牲之烈士，只限于局部材料，先收集于本篇。

我誠懇地希望東北及關內同胞，尤其是諸烈士之親朋好友，以及曾參加歷次光榮抗日戰爭者，予以補充改正，並供給材料，續出二集三集，不僅表彰諸烈士之遺烈，也是宣揚我民族之正氣了。

（三）　編者尤其感覺痛心的，是四年以來參加抗日的下級長官和士兵，以及深山絕地和日賊遊擊的義勇軍犧牲者的名姓，都無法考查。編者只有把這些無名英雄的事蹟就所收集者發表出來，就這一鱗一爪，也可見我諸烈士之殺賊，如何英勇堅決，完成了他們悲壯光榮的義舉。我特別希望各方同胞志士對各次殺賊戰爭，爲集體描寫的材料。

（四）　附錄二篇，是從救國報及東方雜誌轉載的，雖然也都很簡略，但我們可以由此知道，日賊討伐「匪賊」的代價也是不小，以及遊擊戰爭發展之大概形勢。我相信讀者也一定能够深情，只要全國同胞都能聯合一致，齊心殺賊，中國決不會亡于日賊之手的。

從本書中我們可以看見，在東北及華北爲抗日而死者，有年老的，有年青的，有農民，軍官，官吏，學生，婦女，商人，工人，士兵，有共產黨有曾是國民黨員及日賊所謂「胡子」，有中國人和韓國人……然而他們都爲同一目的而鬪爭，也爲同一目的而成仁。這眞是一廣大的抗日救國的聯合戰線。最近全國團結一致救亡的主張，可說已由我東北同胞們開始實行了。我們相信，如果東北的及全中國的抗日戰線更能擴大，更能鞏固，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最後，這本書雖然時間倉卒，許多不備之處，然而還要感謝許多在東北戰線上，在平津及上海各地朋友們的贈稿和材料，才得使本書能够成篇。

簡陋之咎，在所不辭，擴充補正，就在各界愛國同胞們了。

王亞　大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鄧鐵梅烈士傳略

閻時夫

烈士鄧鐵梅，瀋水縣南人也。一九八一年生。家世業農。七歲時烈士入塾受書。十三歲，遭父喪，奉母躬耕。擢革以後，離家作遠遊，輾轉得入奉天高等警官學堂，一九一六畢業，任鳳城警察署長。烈士深知警政積弊甚深，嚴戒部屬苛擾百姓，而彼亦廉節持身，守法盡職，頗得人民部屬之敬愛。嘗語其部屬曰：警察之設，原在保民，但今已成爲一種敲詐事業，然吾人若能還良心力矯惡習，未始不能于社會略盡天職也。後竟以此得罪於長官，「九一八」前夜，烈士方失業於瀋陽也。及日賊寇東北，守土者不抵抗，瀋陽即陷，烈士大慟，熱血沸騰，旋奮然呼其儕曰，「男兒報國，此其時矣」，然赤手空拳不能殺賊，即星夜潛返鳳城，連絡舊好，數日之間，集健兒五百餘人，均願隨先生共舉大義，時一九三一（民二十）年十月也。時鳳城亦陷，烈士即率同志，猛襲鳳城車站，據之，並破獄，釋抗日愛國志士之爲寇賊所囚者。此烈士報國之第一功，亦東北義勇軍殺敵之嚆矢。

烈士旋統率義軍，與日賊血戰，大山鎔及龍王廟等處，次第克復，英名大震，聲勢浩蕩，各方民衆慕義來歸者雲湧風起，本縣附近之民團，鄉勇，保甲，公安隊，自衛團

等，均相率望風來依，願受指揮，一致殺賊。鄧烈士均加勉慰，共矢收復失地之決心。乃成立東北反日義勇軍總司令部，被推爲總司令；又設立軍事學校，訓練人才。先生於戎馬之餘，時親臨演說，激昂慷慨，聽者莫不下淚。

返鳳城後，血戰半年，全縣三區先後光復。烈士曉岫岩縣駐屯軍聲以大義，全部軍警即譯變反正來歸，其熱情感人之深如此。至是先後得鐵騎二萬，即合編爲東北自衛軍，被推爲總指揮。日寇以烈士聲勢日大，槪派大軍進攻，一九三三年之春，激戰開始，大小數百戰，戰無不勝，尤以紅門一役，以奇計斃敵殆盡，使寇賊爲之寒胆。烈士雖爲賊彈所傷，然每戰未嘗落後，衝鋒之際，一手執槍，一手執刀，呼聲震天地。烈士嘗曰：余既以身許國，死生早置度外，唯願死前能多殺幾個日賊耳。轉戰三年，使日僞窮於應付。

當烈士及其同志之奮身殺賊也，多賴關內同胞之物質援助，及一九三三年五月塘沽協定成立，內地接濟，完全斷絕，使日賊及「滿洲國」漢奸得一極大機會，集中全力圍攻我飢寒之義勇軍。至是日僞集中三萬大軍，總攻鄧部。烈士轉戰於遼陽、海城、本溪一帶，時予日寇以重創，然從前之根據地漸失。後彈盡援絕，而補充接濟毫無希望，不得已分所部散處各地，自率一部，退入深山。日賊一面縱火燒山，一面擲彈轟炸，一切屏障，均被破壞。然退却之前，烈士猶奮戰五十日，精疲力竭，入山之後，已病體不支矣。在山中臥病，民衆因愛烈士之深，爭相迎候，願盡看護之責。最後居岫岩縣佛爺溝

老農家中，然猶時扶病潛赴各地往連絡宣傳之勞，并撫慰同志，切勿灰心，徐圖再起。日賊則各方以重金收買偵探察先生之住址，終爲漢奸及日憲兵隊所得，時烈士已重病半月方輾轉於床褥也。方烈士之知己被捕也，呪漢奸曰，吾死不足惜，汝能捕盡天下愛國志士耶？二漢奸亦伏地請罪曰：非敢害公，亦爲飢寒所迫耳。烈士笑曰：行！

被捕後，即解瀋陽，初囚於日賊軍司令部內，繼解至漢奸于莊山僞警備司令部軍法處，數度嚴訊，欲烈士供出義軍詳情，烈士始終堅稱志在驅走日寇，推翻「滿洲國」僞府，光復故國山河，生爲中華之人，死爲中華之鬼，不知其他。初鐵鍊銬拷加身，恐其逃逸，後稍稍得自由。于賊復數遣其秘書前往說降，意圖利誘，然每次均被烈士峻拒，然賊猶不甘心，仍刺刺不休，烈士不堪其擾，絕食數日，以示決心。曰：余寧萬死，不屑敎汝輩之賣國求榮也。

烈士在獄時，一日有一日寇軍官求見，初欲使烈士出獄，以示優待。烈士曰，余不幸而入此間，豈願出獄就彼耶？日賊不得已，即見烈士於獄中，執禮甚恭，寒暄後，文巧言說降，烈士色變，曰：吾但知有漢，不知有日滿，請勿再饒舌相煩，倘不住口，三尺之地吾有權逐汝也。日人至此，亦伸其姆指曰，先生眞天人也，敢不敬服，幸接高風，願求墨寶，以爲紀念，旋出摺扇一柄，求烈士作書。烈士曰善，不假思索，揮筆疾書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尺之軀何足惜，四省土地何時復?!」

嗚呼，此烈士之絕筆矣！

烈士對夫人愛情甚篤，夫人曾於七月十五日第一次赴瀋視烈士，至十九日晚六時始獲一晤。烈士勸其夫人速返北平，撫養子女成人，繼其志事，抗日救國。夫人即忍痛離瀋。及九月中旬，聞烈士將轉解僞都長春，復於二十七日星夜東下，及抵瀋，則烈士已於次日晨五時半就義矣。臨終嘗不得一見，時一九三四年九月廿八日也。卒年四十有三。然日賊電訊，僅傳烈士以急性肺炎逝世，以飾其殘毒，然亦見烈士聲譽之隆矣。

夫人年少烈士三歲，率孤避居北平。烈士遺子女各一，女年十七，已畢業高小，子年十六，尙在求學。烈士平日毫無蓄積，國難後家產蕩然，僅恃友好扶助，近日益艱窘，吾聞記者之訪其居者，謂室鮮蓄藏，蕭然四壁，但賃屋二楹，然猶以粗大之飯盛菜待客，爲道烈士之平生焉。

民史氏曰：「九一八」後關內外志士烈士激故土之淪亡，憤政府之屈服，繼起於草野之間，挺身殺敵，繼城奮戰，眾見危授命，視死如歸者，不知凡幾。較之岳武穆文天祥諸先烈，實毫無愧色。國氣莫振特命日，然萬烈士意氣薄天地，志節麗日月，吾民雖

亦莫壯於此時。而鄧鐵梅烈士尤爲其中「優秀之典型。吾聞知先生者，謂平日待人接物，恂恂然如鄉人，然一旦長驅殺敵，奮不顧身，英風無前，何其勇也！烈士雖未嘗受高深之軍事訓練，然行軍作戰，井井有法，有大將之風，而愛護民衆，團結軍民，琦見大政治家之才能。至今東北父老一聞烈士之名，莫不陽涕。至乃鋸在前，不動其心，名利之惑，不貶其節，臨危之際，慷慨揮毫，從容就義，眞所謂大丈夫矣。嗚呼，成仁取義之訓，乃吾民族悲痛鬥爭之寶貴傳統，而先生實爲此光榮傳統偉大之執行人，智勇義烈，炳耀千秋。然烈士以身許國，早不惜一死，慘不死於血戰之頃，而死於塘沽協定，寇奴交歡之後，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殺烈士者，又豈僅日寇而已也。使九一八之時，全國一致抗戰，則關內有數萬萬熱血待命之男兒，關外有先生等義勇之志士，復有馬李蘇王等勇敢善戰之將士，則國亂之深，豈至今日？彼不忠於國家，不孝於父老者，猶羞孔孟之言以自飾其賣國誤國之罪，今竟敢稱義勇軍爲「匪」，此余於痛哭烈士之餘，不得不切齒太息者也！國內外報紙傳烈士之遺族至不克自給，烈士不惜五尺之軀，自亦不暇痛其飢寒之孤寡，然就義一年之後，而華北之變又作，此嘗其不能瞑目於九泉者矣！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吉鴻昌烈士傳略

南田

吉鴻昌字世五，河南扶溝縣呂潭鎮人。父字筠亭，曾在呂潭鎮上做過開小茶館的生意。呂潭鎮是賈魯河上的一個商業中心地方，南通北達，外界的思潮和消息，都很容易經過南北各大都市流傳到這裏來，而筠亭又天性豁達，虛懷好問，因此，他早便有了開明的民族思想，對於鴻昌很能根據時代思想來教以作人治事的方法，這對於鴻昌的一生，影響極大。

鴻昌幼年曾在鄉塾裏讀過書，但因爲家境很窘，在成年的時候便出門去當兵過活。鴻昌爲人忠實，豁敞，果決，具有典型的軍人底性格；而臨陣的勇猛，尤出一般人之上。初投馮玉祥部下做目兵，不久即積功升營長。從此隨馮氏在察哈爾，綏遠，陝西，甘肅，河南等處轉戰。至馮督豫時，鴻昌已任師長職。國民革命時代，馮玉祥響應北伐軍，出師潼關，鴻昌以第五師長，率兵先至鄭縣，星夜用木筏偷渡黃河，西北軍遂得先入河北。蔣馮戰後，鴻部各軍悉被改編，但馮在軍中之潛勢力猶在。蔣介石以鴻昌爲西北軍中宿將，所部素稱勁旅，且富人望，很打算籠絡他，給以二十一軍軍長名義，令其駐信陽，進攻豫皖鄂蘇區。鴻昌最初也和其他軍人一樣，祇知盲目服從命令，對於蘇區曾

好幾次傾全力進攻過，但屢戰皆遭敗北。蔣介石的本意，原在於澈底顛覆西北軍，對於西北軍中頭腦清晰，具有國家思想的將領尤不相容。故對鴻昌表面雖籠絡，實際仍計慮百出，務期使其潰滅。鴻昌既在「剿共」上吃了虧，後又知道蔣還有利誘其屬將，使攜貳的事，遂卒卸軍職，旅於民國二十年出洋「考察」。

馮玉祥統率下的西北軍，在我國軍隊中，因爲一向自成一種系統，所以一向自具一種風範。鴻昌既是該軍的幹部，當然是這種風範的形成者之一。而他自己又是從很貧窮的家庭出身，並且時常受着他父親底開明思想的影響，所以他所部的軍隊底軍紀尤其嚴明，他和民衆的關係尤其接近。馮蔣之戰，用兵數百萬，死者近百萬，戰後豫東南一帶幾乎盡成赤土，蔣軍入豫，復誅求很重。天津大公報派記者到河南去考察，在一處集上的小店裏歇夜，聽見坑上農人們互訴疾苦，其中有人這樣說：『從前吉鴻昌駐在我們地方，農人割了麥子，他就帶弟兄幫你扛回家，營裏的牲口只要你要，他就讓你牽去耕田，過後送他一綑草都不肯收。』由此可見鴻昌帶兵早就懂得注意民間疾苦的。因爲他這樣能够接近羣衆，於是羣衆便漸漸教育了他。及到任二十一軍軍長，駐信陽『剿共』，親自和社會上基本羣衆底武裝作衝突時，羣衆給他的教訓更見加深和擴大。這時他開始感覺到以往從事軍閥混戰的罪惡，感覺到救國家救人民的力量，祇有在人民中去找尋，感覺到內心與環境衝突的苦悶。據說爲要找尋光明坦白的出路，他在這時曾秘密地離開信陽軍次到過上海，又曾化裝作小兵到過蘇區。不久他便解職出國，也正是爲了這一

思想轉變。他在他的環球一週考察記中開首便說：『余列身行伍垂二十年，覩私戰之禍國，痛民生之凋弊，午夜靜思，難安寢寐。』這正是他的忠誠自白。

他是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月從上海放洋，作週行世界之遊。據他自己所述的週遊計劃和目的是：『此次……前往歐美考查，俟到蘇俄後，並擬取道土耳其，遊覽中亞細亞諸國，藉以視察東方被壓迫民族狀況』。他從上海起行的時候，正是『九一八』事件爆發的時候，他在他的環球一週考察記裏說：『值日帝國主義者進兵南滿，攻陷瀋陽之不幸消息亦竟於同晚到達滬濱。噩耗飛來，髮指眥裂，一向出國豪興，遽由沸點而降至冰點以下。蓋以日帝國主義者如此橫行無忌，已視我全中華四萬萬具有抵抗能力之民族直猪狗之不如，此正全國同胞下總動員令以與彼獠作殊死戰，以爲我國家爭人格，民族爭生存之日，何忍去國遠離，逍遙異域。』當時南京政府下不准抵抗令，向人民佈幻想，說『這次事件是由日本軍閥的單獨行動所構成，我軍應況着退讓，聽其事後自行撤入鐵路地帶。』他對於這一事件却這樣觀察：『日本此次進佔東省，原係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覩其今春改派前陸相宇垣爲朝鮮總督，派外交老手內田爲滿鐵總裁，並通過增兵朝鮮，改滿洲駐軍爪代制爲常駐制等議案，以及秋後疊次造成所謂萬寶山，朝鮮與夫所謂中村大尉諸事件作爲進兵之口實，可知狼子野心，蓄積已久。……情我國軍人不明此種危機，或縱橫捭闔，從事武力統一，或視軍隊爲資本，僥倖經營投機事業。……對內殺殺，目的何在？……現值大禍臨頭，倘仍不思合作圖存，中華民族前途將愈

暗淡。』（同書）但他這時業已行將就道，而他對於這次旅行，又還具有很大的目的，所以終於『含淚登舟』而去。

已經開展了爲國家爲人民的誠意和熱情，已經知道信任羣衆的力量，已經知道從那一個角度上去觀察事物，鴻昌在其世界漫遊上，當然是會得到很大還益的。他對於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對於東方各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都有了更透澈的見解。這在他的環球一週考查記一書中隨處可以見到。

鴻昌在維多利亞舟次向美聯社記者談話說：『敵國有一成語，『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現在大難當前，全中國人民皆覺悟惟有聯合方能團結……敵國人民祇有犧牲一切，爲生存而戰，爲公理而戰，敵國有形之軍器雖不如日本，然無形之軍器，即所謂民氣與士氣者，却勝日本百倍，觀於美國十三洲之戰勝强英，土耳其之驅逐希軍，知余非故作壯語也。』他對於抗日的決心及其心目中的抗日綱領，由此寥寥數語已可見到。但等到他遊罷歸國時，中國不但不曾抗日，並且東三省已完全喪失，在滬抗日的十九路軍已被蔣介石迫令移閩，東三省馬王蘇李等各抗日軍已因南京政府堅不給援而大部敗潰，全國各地反日運動及團體已被南京政府壓制不能公開。先後不過一年多，而東北一帶竟然河山變色，疆土易主，這給予他的刺激當然更大。他知道日寇還要再進，蔣介石南京政府還要再退，抗日的人民倘還不起而作積極的行動，國家的命運將益不堪，於是行裝才卸，便立刻四出奔走，作直接抗日的組織和準備。果然日寇於既陷我榆關後便續攻熱河，

湯玉麟以承德讓敵，不數日而熱河全陷。日軍進逼平津，駐津日領事屢組織所謂便衣隊，宵夜到處圖謀暴動。全國人心憤慨，反日潮益高起。南京政府前外交部長黃郛爲日本軍事留學生，素得日人寵信，舊有親日派要角之名，又與蔣同爲浙江籍，有鄉土誼，以在濟南血案中曾代蔣向日軍屈辱簽字，爲國人所不齒，廢居已久。至是蔣再加起用，令其以北平政務委員長資格，兼程北上，一面向日寇妥協，承認其佔領熱河，一面厲禁人民反日。黃專車剛抵平，有人帶炸彈立路側，警憲立斷其首，列屍大道上，人血赫然，遠近皆震恐。於是不多時候，塘沽協定成立的消息便宣佈出來。所謂塘沽協定，除明文之外，尚有密約，據廣東陳濟棠等的世電，密約的內容是這樣：一、南京政府承認『滿洲國』，二、日軍艦得駐防中國各海口，日軍得通過察綏兩省，並在該兩省作軍事建築，防備共同敵人。三、中日『滿』經濟提攜，南京政府須禁絕人民反日，日本幫助南京政府平定『內亂』。四、中日『滿』正式協定，於南京政府認爲適宜時舉行之。五、設立不駐軍區域。根據此項協定，我東北四省之淪喪遂成定局，我華北各省，遂開始走入第二『滿洲國』狀態，而釀成今日之危機，我國民之反日抗日運動遂成爲蔣介石等寧殺那赦的對象，而形成兩年來雖在國難危迫期中，而依然要藉外力以作內爭的局面，而日人此後，每以禁絕反日爲藉口，頻提苛刻要求，誅責不休，即南京政府亦日窮於應付。故塘沽協定成立，可以說是我國民族危機更加深入之又一關鍵。此時鴻昌賣家產，購買軍械，招集舊部，聯絡同志，底起兵抗日運動，到塘沽協定成立之前夕，已大致就緒。

先是自『九一八』後，我東北忠烈愛國之士紛紛組織義勇軍，奮起殺敵。義軍多以深山密林爲根據地，出沒無常，日寇深苦『無法剿治』。黃郛在奉命北上前，欲豫結日寇歡心，分遣人赴關外，遊說各地義軍，揚言政府抗日祇是時間問題，抗日總要有政府力量幫助，孤軍野戰，決難有濟，不如退集關內，聽候指揮，且以官祿相招誘。其用意是要使這些義軍離開其比較安固的根據地，移近鐵道，以便日寇進『剿』。義軍中之不明關內政治眞像，及無政治經驗的多受其愚，一旦移近交通要道，即被日軍抄圍，或被殲滅，或被擊散，其狀至慘。馬占山蘇李等敗後，其部隊有輾轉退入察東的，於是在遼北及黑龍江南方的一些被愚弄而致敗的義勇軍，也有退到察哈爾境內的。鴻昌對於這些義軍增一律加以收撫，鼓動，並竭力補充接濟。方振武字叔平，關於抗日事，與鴻昌早有成約，振武起兵晉南，率駐在介休孝義的張人傑包剛等部成立救國軍，以『寧爲戰死鬼，不爲亡國奴』（見方通電）爲口號，振軍北上。蔣介石令察冀等省出兵截阻，救國軍不顧；至是亦開抵口北。鴻昌見抗日軍事佈置已大定，遂走張家口，要求馮玉祥出任抗日軍首領，於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玉祥從張垣發出通電，宣言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職，以反對塘沽協定，武裝抗日，收復失地號召全國。鴻昌則以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兼北路前敵總指揮，率軍規復多倫。

鴻昌一向便主張須聯合各黨各派及全國一切力量一致抗日。玉祥對於駐察及散駐晉冀等省的前西北軍算是舊日統帥，具有號召力，對於西南派及李烈鈞等國民黨滬委素有

聯絡，對於軍政界某些方面也很有關係，故舉義後，響應之勢一時尚甚盛。鴻昌復能收民間愛國份子，散置軍中，一致抗日，故一時張垣耳目爲之一新。

多倫位於灤河上游，扼內外蒙古交通的要樞，形勢很重要，並且自清朝末年以來便關爲商埠，平津晉陝商人輻輳於此，貿易額每年達數百萬，風物繁華，素有蒙古小上海的別名。日寇既佔熱河後，我內興安嶺一帶已完全入其掌握，但多倫恰在內興安嶺的西口，當熱察兩省的孔道，我方倘據多倫而東向用兵，內興安嶺和熱河的日軍仍然隨時可以受到威脅。因此日寇在長城之戰得手以後，即令冦將小柳津督僞軍李壽山崔新五等部進犯我多倫，五月一日多倫失守，於是我錫林郭勒盟全部幾皆淪陷賊手，察省稅收驟減一半，土地亦失五分之四。日寇知民衆抗日同盟軍既起義於察省，自然要以規復多倫爲自己的第一任務。因急令張海鵬部僞軍崔新五等師速攻察，我康保，寶昌，沽次第陷落。鴻昌於六月二十一日分所部爲三梯隊，先攻康保，次日下午即攻下；再向寶昌推進。時張逆海鵬已自沽源進重兵增援寶昌，日寇茂木旅團更給以大批械彈，騾馬千匹，轉運不絕於途。同時張逆並收買當地股匪，如李占元，老兒子，老大王，楊老八等，一方到處燒殺擄毀，務使我抗日軍無飲息之地，一方時向我軍扑襲。連日陰雨，行軍更覺辛苦。鴻昌一方面撫慰兵士，勉以大義，一方面清勦盜匪，保護人民，大軍仍一直挺進。七月一日與日僞主力軍在解家營柳家溝柳條溝一帶相遇，九戰破之，在這天下午便攻下寶昌。僞軍畏於鴻昌義勇，有携械來投誠的，抗日軍聲威因益壯。劉桂堂也從沽源派人來向鴻昌表示願意反正，張海鵬勢更孤，倉皇退走，鴻昌遂於七月四日率主力出發攻多倫。

多倫原駐僞軍不過二千餘，但湯玉麟已奉逆命率僞軍五千人圍攻我豐寧，侧出背襲北，日寇錢田、松田、長谷等並在熱邊集中飛機三十架，預備我軍開至多倫即出轟擊。圍場大閣兩地亦有日軍開到，準備入察。鴻昌知道攻取多倫不是容易的事，除在各方嚴密佈置外，並令各軍沿途搜索前進。七月五日，忽接劉桂堂部副官長田農圃等報告，說劉部夏軍長子明最近由承德逃回，陳述蔣政府確將東北四省劃歸日本，多倫亦在內，並要求日方出師夾攻我同盟軍。蔣介石不准全國軍民抗日，且不忘西北軍舊怨，必不能令同盟軍存在，蔣欲消滅同盟軍，必借助於日本，這些都是鴻昌早就料到的事；他趕快召集前敵各將領在大柳樹會議，說明他自己的預料；說明祇有奮勇前進，誠實抗日，才能鼓動全國的抗日高潮，才能給奸人底計劃以打擊，否則祇有夜長夢多；說明抗日是義所當爲，雖敗猶榮，要求各將領勿懈抗日初志；聞者皆感憤，都表示誓死不悔，鴻昌遂嚴令各軍前進。七日各軍開始總攻，十日遂圍多倫。敵軍防禦甚堅，介猝不能攻下。鴻昌率敢死隊數十人，乘夜伏行至城根下，打算爬城，但先後三次皆爲敵軍手溜彈及機關槍擊退，我軍死傷甚多，鴻昌亦幾被手溜彈擊中。十一日日機多架飛入我陣地轟炸甚烈，僞軍火力亦轉猛，我軍有一部份陣地竟發生動搖狀態，鴻昌看見事急，脫上衣，掉大刀，狂呼陷敵陣，大刀隊隨之，刀光飛動如雪，呼嘯聲震遠近，諸軍見總指揮尚且

這樣，也都奮死衝鋒，敵軍向後潰退，但我軍傷亡亦甚重，遂暫時守住原來陣地。十二日晨一點鐘光景，天黑如漆，伸手不見掌，敵機尚未飛出，鴻昌面令全線猛攻，其本人仍裸體率敢死隊持大刀及盒子炮當先列。喊聲驟然雷動，日偽軍皆從睡夢中驚起應戰。先是鴻昌爲擾亂敵軍後方計，曾密遣精幹戰士四十餘人，乘夜混入城內。這些人這時候便在城中開槍響應，僞軍以爲日軍已入城，驚惶無鬥志，我軍氣益壯，至三點鐘光景，敵軍紛向經棚潰退，我軍遂由西北南三門入城，但日人猶在城內督率未及退走的僞軍作巷戰三小時，多倫乃告克復。

多倫既克復，全國抗日民氣爲之一振，各方都紛紛電同盟軍，表示鼓勵，盼望其貫澈抗日本旨進而努力收復失地。上海教育界且立捐千元做同盟軍軍餉，作爲有力的助力，有錢的出錢的表率，但將介石汪精衞等圖謀消滅同盟軍底進行亦同時更急。

蔣介石底部將何應欽，以南京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主席，駐在北平早就奉到蔣氏密令，要相機進攻同盟軍。何在鴻昌攻下多倫前，已調龍炳勛、關麟徵、馮欽哉各部集中懷來左近，待令進攻；其所定作戰計劃係以龍爲總指揮，用鐵甲車沿鐵路北進，馮部取道延慶，由右翼直趨宣化，關部取道涿鹿，由左翼直搗張垣。因爲孫殿英部四十一軍橫亙沙城柴溝堡間，即遏孫西進。十七日龍部騎兵李福和師逼下花園，去張垣祇有百里，兩方步哨相隔祇有十三里。同日南京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衞在南京發表敬電，指多倫之收復是『非取之日本軍隊之手，乃取之僞軍之手』。力說即傾全國武裝亦不足與日寇作戰，要求同盟軍停止活動，『交還政權』，藉候中央處置。南京方面並放出謠言，說張垣方面聯俄聯共，『擬有』某項』行動』，其用意在使馮玉祥動搖，使同盟軍內部起分化。自二十日以後，北平方面調來攻察的軍隊共達十六個師，何應欽高據居仁堂，每日發電前方促挺進，平綏路交通中斷，並抗日受傷官兵亦不許運平療治，時方盛暑，潰臭不堪。張垣糧食彈藥的接濟斷絕。何同時慫恿宋哲元率所部回察，許以事後即任其爲察省主席，藉此來使舊西北軍內部再起分化。張垣的形勢遂益惡劣。七月三十日同盟軍第五路總指揮鄧文忽在張垣永福街爲藍衣社分子刺死，同時方振武底厨夫，李忠義底參謀長，以及假藉共黨名義招搖撞騙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張慕陶即「張金紱」等，亦皆被發覺是藍衣社派來的刺客和奸細。八月八日日偽軍大舉反攻多倫，日機炸我平定堡甚烈，南京急傳多倫已失守。多倫各法團及全國各方面紛電南京請移攻察之師攻熱河，皆不聽。蔣介石汪精衞旋復發出所謂皓電，向馮提四條件，逼其離開抗日軍。

鴻昌自攻下多倫後，即移住沽源，計劃規復熱河。蔣軍進攻張垣日急，同盟軍中議論紛起，鴻昌堅決主張同盟軍爲正義計，爲利害計，都祇有抗日到底，力說自多倫收復後，全國觀感已大改變，同盟軍祇要再堅決進行收復熱河，他處必定有人繼起抗日討賊；同盟軍原志在收復失地，二十九軍既欲回察，儘可相讓，宋哲元原是西北軍宿將，且曾在長城和日兵作戰，同盟軍祇要能站穩抗日立場，一切不難安排；即北平所派進攻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